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

起同治壬戌四月訖十月凡五十四首

覆恭親王桂中堂

本月初三日接奉鈞函仰荷謙光下逮訓示周詳欽佩之餘益深感悚購買船礮一節前奉 寄諭覆奏時尙以楚勇不能出洋爲慮嗣奉二月二十四日 諭旨以購買輪船本擬用於江面并非施之海洋則敝處儘可派勇配駕頃又接勞辛階總制咨到摺稿其意欲全用外國人不欲參雜用之國藩愚見旣已購得輪船卽應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試令司舵司火繼而試以造船造礮一一學習庶幾見慣而不驚積久而漸熟來教詢及

敝處借得輪船數隻一節國藩前以蘇皖中梗交涉事件甚多欲得洋船一隻以爲運送于藥飛遞文報之用札派周主事騰虎往滬購買初買寶順船一隻價已議定至立契日嫌小遲遲旋購吧吡船一隻因被售者所欺詭易其名曰博雲寶不可用又訂定威林密船一隻較吧吡略好現尙未乘駕來皖不知果合用否此外無另借洋船數隻之事至輪船攻剿髮匪聲威雖壯而地勢多不相宜髮匪之猖獗在陸而不在水官軍之單薄亦在陸而不在水國藩於庚申十月辛酉七月曾將此四語兩次具奏在案頃於三月克復魯港西梁山裕溪口等處賊之礮船焚奪殆盡目下除九洲洲尙有賊船外餘則長江上下一律

肅清仰仗 國家威福水面已無足慮現擬調派師船由金柱
關駛入內河惟黃池灣汴甯國青弋江一帶河窄水淺長龍船
板尙嫌其大須另造小划數百號乃可適用卽蘇松等處支河
小港岸高橋多亦須另造小划庶幾進退輕便是髮匪應剿之
處與裹下河應保之區卽楚軍現有之長龍舳板尙嫌太大若
強用輪船尤不相宜來示詢及洋船七隻是否敷用以鄙見度
之用七船攻金陵之一面固屬有餘卽用七船載兵由滬放洋
以攻甯波亦足敷用似不必再籌添辦至賊匪會銀買船之說
此間未有所聞窺洋人意頗效順與賊有隙或不至如此牟利
洋兵會剿內地一節關係甚重來示所慮各情簡要精細國藩

所慮者不在他事而專在派出會剿之人實難其選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又須號令嚴明能耐勞苦三者兼全乃爲上選今欲派與洋兵會剿之將亦必擇三者兼全之人環觀江楚諸軍武臣惟多將軍文臣惟左中丞堪勝斯任李中丞楊軍門與左相近而耐勞少巡撫軍門與多相近而智略不如此數人者各防勦數百里地面勢不能抽出與洋人會剿一處至新赴上海之李鴻章一軍慣戰者不過二千人餘皆新集之卒操練未精勝敗難料故各將弁之心情願獨戰而爲髮匪所敗不願會戰而爲洋人所輕情願敗而見罪於上司不願敗而見笑於洋人卽國藩之心亦深恐該軍不整不嚴爲外國所輕

傳聞洋人常至李鴻章處催促進兵約期會戰聒聒不休國藩
屢函諄囑以誠心待之以婉言謝之會防上海則可會剿他處
則不可待訓練稍久隊伍整齊我兵與洋兵各剿一處相距不
遠或洋人果見我兵之可用不相嘲笑然後與之會剿先疏而
後親先分而後合亦無不可前三月廿四日敝處覆奏一摺借
考試鎗替爲喻亦實因無人可派恐見笑於洋人貽羞於 君
國故爲此引愧之辭區區鄙忱伏希鑒亮敬請鈞安無任屏營
之至

致陳季牧

前日奉覆一緘倉卒多所未盡軍事近日本屬極順然克復之

處無兵撥往戍守而皖南浙東羣盜如毛伺隙卽入已復之地殊難深恃左帥雖竭力支撐而侍忠輔三僞王大股終恐闖入江西福建餉項久缺頃奏請抽廣東全省之釐金濟江浙三省之兵餉茲將奏稿暨 寄諭抄呈一覽如此事果能辦到則眞絕處逢生矣令姪以正月二十日在敝鄉成婚三月十八日婦歸里小兒紀澤送至尊廡一切平善賤兄弟忝竊非分日陟崇高而舍間不敢盡變寒士之舊兒女輩亦令學習勤勞熟知賢昆仲茹檠耐苦動忍自立想羣從諸阮亦必能恪守家教清儉自勵賤軀託庇稍適惟癘疾日增身無完膚以其萬無全愈之理亦遂不復診治

覆李希菴中丞

尊恙微發殊不解其病源所在日內係服何藥養身之道以君逸臣勞四字爲要省思慮除煩惱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謂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動臣勞之謂也閣下雖自命爲嬾人實則嬾於臣而不甚嬾於君蓋早歲褊激之處至今尙未盡化故思慮煩惱二者不能悉蠲以後望全數屏絕不輕服藥當可漸漸奏效惠解之四萬金已派人至桐城迎接馬穀山服尙未闕不知可從權否五月內必須有人接藩司印俾賈公得交卸北行吾二人辦事始無瞻顧歸於一條鞭也午帥中傷頗重恐非丹藥所能解午帥久苦無餉又新因敝處劾翁之案連累嚴議興

致本極不佳又有右手微病似引退之志已決敝處亦勸其見
幾而作大約難以復畱李世忠一軍 朝廷必令歸敝處調度
倘以苗交尊處李交敝處雖係極難之事而亦不可不竭力擔
當蓋同是江淮禍患早晚終須吾二人承辦遲接手不如早接
手之爲愈也尊意欲畱臨淮一席本屬穩慎有識惟午帥難處
閣下或未盡知茲將渠函抄呈伏乞卓奪新克州縣甚多不特
無賢員往署并劣員亦不可多得擬會列尊銜奏請本年新進
士新拔貢多分發十數員來皖并各處有可咨調函調之員亦
會銜調之略仿胡文忠法廣爲網羅吾二人皆太冷淡人不樂
從以後當稍變暖熱使人易親耳

覆李希範中丞

接惠書知廬郡已克欣慰無已范守萬不可恃鄙見相同馮守
經勝帥奏辦文案亦自難遽履任尊意令鶴九署廬州鄒牧畱
六安妥當之至請卽札委前往必有裨益鄙意趁此機會以多
軍進攻九洑洲沅軍進攻金柱關如兩處皆克卽可進勦金陵
老巢惟沅軍除分守四城二隘外僅可帶七千人渡江尙嫌單
薄應請閣下酌撥一軍三四千人由西梁山一帶南渡會勦金
陵前此鄙人之意本擬俟廬州克後卽請閣下親統大隊東征
下游浦六一帶今玉體未痊難遽遠行而下游浦六一律肅清
上游苗捻糜爛皖鄂北防千里處處須閣下照管自可不必親

往只須派貴部東下會剿若能派中右兩營卽與閣下親行無異且可竟令兄忠武未竟之志計會剿金陵八旗則多都兩軍湘勇則李曾兩家水師則楊彭兩公水陸三萬已不爲少惟軍事難料恐頓兵堅城一切尙祿熟籌示復

覆李少荃中丞

一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至會防不會剿一語鄙人有復奏一疏暨復恭邸一書言之頗詳茲鈔呈台覽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

先獨勦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爲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尙不爲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斷斷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

一二十日外先派三四千人過浦黎周浦鎮台旆亦宜同去住於行營之內其說有三閣下初當大任宜學胡文忠五六年初任鄂撫左季翁初任浙撫規模從學習戰事身先士卒處下手不宜從半籠將領敷衍浮文處下手一也湘淮各營官志氣甚好戰守則除程學啟外皆太生疏難當大敵一年之內閣下與各營官必須形影不離臥薪嘗膽朝夕誥誡俾淮勇皆成勁旅皆有譽望目下可使合肥健兒慕義歸正將來可恃淮勇以平

擒匪而定中原閣下若與各營離開則淮勇萬不能有成二也
閣下自帶五千人東征西勦劉松岩駐滬畱湘淮二三營交劉
統轄訓練僻部亦可酌調數營回滬改用楚師營制營規并交
松岩訓練數月之後閣下帶三四千人赴鎮松岩畱滬此其張
本矣三也有此三者故願閣下力爲其難自赴前敵大難未平
吾輩當爲餐冰茹蘗之勞臣不爲腸肥腦滿之達官也

一洋提督何伯與閣下會敘略節均尙妥叶其必欲閣下派兵
會勦浦東者意在覘楚師之強弱察閣下之膽智耳吾惟守忠
信篤敬四字不激其怒或會或不會仍由閣下作主鄙意欲私
打一二處察其可用而後與之會勦否則不可獻醜於洋人之

前尊意如何

致晏彤甫

去歲接奉手示其時弟正在祁門圍困之際幕友俱已散去各處知交惠書多未酬荅至今慙悚伏希鑒宥弟自前歲夏閒承乏兩江直至去歲七月艱危萬狀不料復有出險之一日自八月至今軍事幸託順利惟餉項窘絀異常若不另開生面決裂卽在意中粵東抽釐實屬萬不得已之舉明知爲鄰封所憎嫌而舍此別無一籌可借幸閣下公廉素著又能持事理之平或可無所鉏鋸耆中丞奏請抽韶關省城之釐爲由閩援浙之餉寄諭飭閣下與弟暨勞公省公會商弟意此舉以浙餉爲尤

急凡粵東所得之釐似應以五成濟浙三成濟皖二成濟蘇韶
關省城兩處濟浙之五成似應以二成半交左二成半交舊此
外各卡則濟浙之五成全交左處濟皖蘇之五成全交弟處是
否允當敬求閣下核定主稿會奏

致鮑春霆

頃奉 諭旨知青陽之捷閣下又蒙 天恩賞賜御用各物閣
下當威望極隆之際沐 朝廷稠疊之恩務當小心謹慎謙而
又謙方是載福之道前此曾以花未全開月未圓七字相勸務
望牢記勿忘至麾下營頭太多營官哨官多係鎮將大員管轄
實屬不易一人之精神照管不到莫如擇一二人分統之而分

管之如宋國永婁雲慶二員其資格才識皆可勝統領之任雲
字十五營中儘可分五營與宋國永統帶分五營與婁雲慶統
帶閣下僅親統五營此外如仁字禮字峯字春字及馬隊各營
或全歸閣下親統或酌交宋婁分統亦須早早派定譬如大樹
高幹無枝則無葉無陰必有大枝長條乃有密葉濃陰此一定
之理也李希菴部下現分成大吉爲一枝蕭慶衍爲一枝金逸
亭爲一枝梁作楫蔣凝學毛有銘歐陽崇如各爲一枝多禮堂
部下現分雷正綰爲一枝石清吉爲一枝楊朝林爲一枝閣下
亦宜趕緊分枝庶幾擔子漸輕照料易周卽手下之有才者亦
宜使之獨當一面俾得各顯手段各建功業庶無久居人下之

怨如近日陳由立余大勝舍此而逃往別處亦因久居人下思另尋出頭之日也又如近日梅仁富張遇春之在涇縣同伴開仗亦因該處并無統領照管不到也閣下若再不派分統之人則將來之逃往別處者恐不止於陳余同伴開仗者恐不止於梅張可慮之至望吾弟早計之凡利之所在當與人共分之名之所在當與人共享之貴軍營務處用費浩繁閣下不能與之同甘共苦嗣後若派分統之人須將銀錢公平派出使分統者寬綽有餘則人皆心服矣

致袁午橋星使

接奉四月十八日密件敬聆一切弟亦早知夫已氏處處與閣

下爲難不謂其險很一至於此令人皆裂第前致書時因閣下
爲彼中傷甚深念曾參既見疑於母恐信陵將再廢於魏是以
奉商見幾而作遂公歸養之本志來示以舊恙增劇烏私彌切
決計假滿卽行陳情自是權衡至當惟日內局勢與半月前又
迴不相同廬州克復皖北已粗就肅清雪琴與舍弟等連克金
柱關東梁山兩隘太平府蕪湖縣兩城機勢甚爲順利弟頃緘
商多公請其畱五千人守廬州而親率萬人進攻九洑洲如克
復該洲卽可會勦金陵老巢仰託 聖朝威福或易於得手亦
未可知閣下數年冰檣前此與胡文忠聯絡并進之約或此際
適償素願特再專函奉商應請於續假滿日暫緩陳告待金陵

果有佳音然後陳情養志拂衣高蹈亦不失人臣善始善終之義且希帥病體未痊臨淮尙無替人亦宜少緩須臾設金陵難遽會攻來復遙遙無期則請待閣下與希帥會面以後再定行止何如

致李希菴中丞

袁帥之事尊緘所論甚爲允愜敝處今日專弁前往臨淮作函慰畱下游水陸連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縣城可稱極順尙未接舍弟函牘雪琴信則言傷亡士卒甚多兵鋒當最銳之時宜緩進兵卽重以圖來示數語極爲切當卽當函囑舍弟遵照惟相隔五百餘里亦難一一遙制多軍進攻九洑洲一著似不可

緩昨夜已臧商之矣貴部以鄂皖北防太寬難再分撥自是正辦然鄙意湘勇之興賢昆仲勦勞最大若會勦金陵尙望籌撥勁旅同去倘慮頓兵堅城則少撥亦可皖省州縣人才太少不可不廣其途以羅之吾輩冷淡之處亦宜略改使人易親

覆李少荃中丞

湘淮六千五百人宜合而不宜分卽分亦不宜過四十里分爲頭幫二幫聯絡駐紮頭幫打仗二幫或可馳往援應頭幫受傷二幫亦可遞換休息法提督卜公殉節尊處宜厚爲賻恤西兵危險之際我兵亦宜妥爲救護進勦則邀約而不會救護則不約而往會西人必漸亮我之信義無他賜矣覆奏大疏甚好狗

逆被苗黨捆送勝帥大營院北自是少安矣

覆左中丞

風眩搐掣貴恙當已全愈尊體在輩流中最爲強實此竊爲有餘之症鄙人則日形衰疲未申以後恭然若不能語言者醫者以爲脈象極弱而鹽於潤帥之多藥不敢常服補劑希菴亦恆發吐血之病均歎羨閣下鐵石人也鮑軍拔赴甯國後尙無信來趙竹生十四日尙有信出城湖州歸然無恙可敬可憐蕪湖東梁山克後尙未進兵水師急欲攻九洲而多公陸軍不能遽至沅甫徇耕耨之請將紮至秣陵關一帶弟囑其待鮑軍穩固多軍至九洲後再行會進狗逆被苗黨縛送勝營此近事

之最可賀者

覆彭雪琴侍郎

江心洲蒲包洲既爲我有自不能不竭力堅守惟距賊太近營頭太多切不可擁擠一處致有疏失四年冬湖口之失亦因營多地窄布置不清之故厥後攻九江老營離城三十里行營距城亦八九里攻安慶老營在黃石磯距城三十里行營在鹽河一帶離城較近今進攻金陵老營與行營務須分爲兩幫老營亦宜在上游二三十里不可因屢勝而稍或疏忽望與王柱堂熟商自蕪魯以至金柱關則交與晉八營分防自太平以下則由閣下與柱堂派防湘新後祥後兩營宜仍守蕪湖不可調過

針魚嘴至要至要

覆李希菴中丞

閣下若木於五月旋省卽當遲至八月酷暑遄征非尊體所宜
厚菴到皖如不赴六安一行卽當請其速往金陵察看大勢如
一年之內可望克復當請厚菴久駐金陵主持一切若克復遙
遙無期又成昔年向和局勢則厚帥或改帶陸軍或肅清淮河
再當與之面商惟長淮千里除壽州正陽外一律蕩平苗黨本
無水師且在可剿可撫之間割雞或無煩於牛刀耳恪守冷淡
之懷鄙人何敢相強惟近日皖省州縣出缺太多無員委署如
敝處前次派委者皆不愜物望尊處派留六安霍邱亦非稱意

之選諸公之熱雖不能真得賢士而尚可羅網中材皖省則并
中材而無之亦吾二人之恥也大約上等賢哲當以天緣遇之
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閣下眼界過高將來恐全無中穀之
人程子告司馬溫公云願相公甯受百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
自此而隳乞閣下味此二語庶幾懸格漸低取士漸廣國藩櫺
裏與公相近邇年常自箴砭略變冷淡之素擬開一單奉商
定後分別奏調咨調札調會銜速辦可否仍祈復示

覆金竺虔

來示謂決意居鄉不知有屋可住否繁華侈靡之風到處皆有
若在已不能力持則不覺又入奢靡之途弟於去冬今春夏連

嫁三女每次用嫁資二百金包諸所有另備酒席及途費五十金此亦勉強行之悍然不顧若稍恤人言便不能如此簡省二小女爲岱雲次子婦聞陳家亦尙儉樸閣下素不善治生恐難過從節嗇也弟身體如常癖疾近亦略愈惟畏暑特甚往往汗下如雨又以位太高任太重晝夜惴慄不得少休而積閣之件尙多恐終不免於顛蹶知念附告

致官中堂

四月廿五日奉寄一緘商多軍攻九洑洲之事想入荃鑒厥後舍弟一軍進偪金陵屯駐雨花臺畔該逆堅守不出官軍仰攻則鎗礮雨下金陵地勢宏闊往年以七萬人圍攻數載此次僅

萬餘兵駐於南隅洪逆見慣不驚了無懼色自軍興以來惟此
次三四兩月氣勢最好鄙意欲請多軍會剿金陵合圍西北當
可得手頃讀大疏奏以多帥援秦秦中完善之區本應力保惟
聞入秦之賊人數不滿三千又皆殘敗之餘團練擊之業經卻
退省城斷無有害閣下前奏以雷鎮西援應可了事多公全軍
入關威名太盛賊知不敵恐偪竄南山老林之中多公進追則
疲於奔命既有牛刀割雞之喻不窮追則未能蕝事又成進退
兩難之象揆情度勢似不如雷鎮西行最爲合宜江南賊數之
多比秦何止百倍財賦之盛比秦何止十倍若以多帥勁旅南
渡會剿縱不能遽克金陵必可爲游擊之師攻克旁近十餘州

縣明春即可辦漕百餘萬石解京若閣下不以全力助弟則敵處之力明歲斷不能辦多漕解京不過仍如近兩年二十萬石上下蓋舍弟圍攻南城僅能屏蔽太平蕪湖一路不能游擊東北都軍太弱李軍擾民弟不願調其游擊腹地也特此飛商求閣下與渭帥熟籌如以芻言爲然則趁此數日多軍啟行未遠尙在可東可西之間敝處昨日奏片亦略提數語未敢冒言蓋楚軍向來和衷之道重在函商不重在奏請也

覆李少荃中丞

南匪得手浦東肅清雖松江危急大局當可支持惟湖州於初三日失守日內必且添賊至滬殊以爲慮洋兵近狀何如與他

軍相處惟勝則讓功敗則救急二事最足結人歡心處洋兵尤宜在此等處加意嘉定退兵一案尊疏似推崇薛部而詆斥西兵鄙意薛部似亦非能堅守者懼因此失歡也多公全軍援秦不克由九洑洲會攻金陵所關甚大舍弟兵僅逾萬前偪城賊後禦援賊單薄可慮鮑公初四日獲勝後步步進紮楊七麻兄弟共三僞王部眾二十萬之多聞鮑公之力足以制之蕪湖空虛已撥王可陞一軍防守蔡少彭來皖住八日果賢明司道其嗜好亦已淨絕已囑其迅速入粵并寄語筱泉不特不必來皖并不必至南昌彤翁已至滬買舟赴粵否筠公授蘇松糧道已函請其速來黃鶴汀計已自湘起行矣會防局費可減而不可

外書卷十
損其體面杜公詩云高馬勿唾面長魚勿損鱗旨哉言乎

覆姚秋浦

太平縣洋商一案只好將就了結近日凡關涉夷務者初則壯於煩後則緘其口牽一髮而全神俱動往往不克自伸卽如去歲十月禁止民船假張洋旗闖關一案至今思之不快又如江西二月拆毀教堂一案京中責令賠修沈帥雖自請嚴議恐亦尙非了義以此類推凡小事苟無大悖且以寬舒處之寶順洋行暨韓商前文皆可置之不論昨定茶釐茶捐新章亦因奸商挾借洋勢百計繞越偷漏吾既不能痛懲茲完故姑就彼所樂從者而立之制頃祁門史令具稟力辨逐條剖示閣下試取拙

批閱之卽識鄙人微意矣江軍門來省面商弟許以六月出奏
八月還蜀擬於奏後咨令裁撤舊營將來旋營另招新勇頃敝
募友蔣純卿述及良臣之意假滿後願赴鄂履任不願再帶勇
防勦弟念蜀將死亡太多江公辛苦太久業經允許令純卿作
函告之但須於六七兩月將各營陸續裁撤料理清楚乃可啟
行如有應補之口糧請閣下於茶捐項下籌補如有應畱之營
頭則交桂生接統仍請閣下會同江唐將應撤應畱各營先行
開單見示其祁門一路卽咨調周軍門寬世駐防周與朱唐同
出李部多年至好三人必可相與有成也

覆李少荃中丞

正在懸盼疑慮之際得聞虹橋之捷喜慰何極從此上海穩固
湘淮各勇可望練成勁旅洋人近日氣象何如我軍足以自立
固可使遠人驚服然渠自嘉定青浦敗退而吾能轉危爲安亦
恐其惱羞成怒生出嫌隙古人言戰勝以喪禮處之又言登科
者須有一段謙光願閣下謙懷抑抑以待洋人並徧囑全軍勇
夫切勿自誇兵精吾輩心中有一分矜氣勇夫口中便有十分
囂張不可不察 寄諭飭閣下迅至鎮江敝處奏明目下台駕
斷不能移動滬上替人國藩心目中尙無其選上海餉源日涸
閣下當一力肩任不可推於吳方伯身上月入若干應發若干
閣下一二親權緩急而出之仲遠索鄂餉甚急閣下宜傾誠懇

告不聽則挺身與之爭執不宜使吳方伯任怨而閣下轉爲局
外和解之人跼近日督撫圓滑陋習也九舍弟孤軍深入濠牆
堅固或可自立陝西賊回竄河南湖北多公援秦之師若可中
止則會勦金陵大得機勢矣

覆李希菴中丞

玉體又有不適以閣下之澹然無欲而心境不甚舒暢似有淤
血停滯於中作梅之言當有確見來函生意盎然書法亦清健
無散漫之氣應占勿藥之喜厚菴到後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尤
勝金丹矣舍弟在金陵營濠已就應可穩守厚帥在六安儘可
久住不必以前敵爲慮醫道精深雖古之聖神或有未達閣下

形緩而神急調養切戒欲速似以少服藥爲上策陝西之賊回
竄河南湖北多公或可不入秦中昨有獻策者言多軍宜專駐
河南先清中原再圖東下似亦有理閣下以爲何如

致嚴仙舫

自違德教十有餘年不謂海內大變幾有滄桑之感中間驚濤
迭作回首心悸今 朝廷清明三奸破碎人心思治自是 中
興氣象然江濱雖薄有驅除而髮匪實數計尙不下六七十萬
齊豫秦蜀滇黔之亂尙不在內遺民之脂膏已竭將帥之繼起
無聞矯首長望未知天心何時果遂厭亂至弟頑陋無似自列
戎行頻遭顛躓近乃謬居高位兼竊虛名一門之中疊被 殊

恩厚夜惴慄慚懼交并惟冀有道君子不棄愚蒙時加箴誨至
感至禱

覆多將軍

閣下以陝省爲京師之後衛鄂省之邊患不憚艱苦冒暑遠征
弟自不敢強畱近奉 寄諭及各處來信皆云陝事已鬆賊皆
回竄豫鄂兩省秦中搜捕餘匪儘可不須台駕親往卽鄖西萬
山之中亦可不煩貴部分剿以目下形勢言之閣下爲天下第
一支勁兵自當剿天下第一處賊巢洪逆僭號金陵十年於茲
乃第一賊巢也今年南北兩岸克城十餘處席此全盛之勢再
不進攻金陵更待何時務祈閣下與秀帥熟商務其大者卽日

奏明迴軍東指全局幸甚揆帥與閣下會奏或挈敵衝或不列敵衝皆可吾輩數人皆以討賊爲重初無成見 朝廷亦初不遙制也至來示謂圍攻金陵兵權宜歸一手此事舍弟去年曾經專案具稟待大纛抵金陵後弟會秀帥衝具奏各路當無不聽命者

覆左中丞

惠緘具悉屢次苦戰衝北賊已全遁計衝南亦易得手惟進規龍游盛暑塵兵最易生病茲可念耳所論洋人起印度兵助勦一節卓識名言見垣一方無隱不燭無堅不破洵足益我神智惟蘇浙士人語及島夷一心崇奉萬波齊靡無術挽回而封疆

將帥中亦乏志識堅定確乎不拔之才恐一二不靖之徒自神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屆時欲選文武智略足以應客者則難其人耳多將軍赴秦 朝廷之意已決實則粵匪馬融和一股與捻匪入關者皆已先後竄回現在陝亂惟同州之叛回與漢中之蜀匪回漢仇殺宜以良有司治之不宜臨以重兵且陝回聯絡甘肅以達哈密及南入城呼吸相通竄與甚固但宜設法撫綏不宜更興大難川賊竄入漢中興安又與三省教匪行徑相類以多公馬步搜捕此股猶以騏驎捕鼠施之失地必且自弊於山谷之間鄙意多軍終以會剿金陵爲上策頃奉 密寄一件鈔呈台覽敬求規畫全局詳悉見示林米

劉均到衢州自可卽由尊處了辦不必更勞冒暑遠解林米難
這恆劉未減持論亦極平允所有三犯業經到衢卽由浙辦不
再解皖由敝處具奏分別實緩迅速結案由尊處具奏奉 敕
密辦之件弟卽不另具咨以此緘爲據可也

覆李少荃中丞

夷兵待我兵敬讓加禮何伯待閣下詞意和順此最好機括但
宜切戒我軍弁勇謙卑遜順匪驕匪傲語言之閒莫含譏諷銀
錢之際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卽孔子忠敬以行蠻貊之道以
陰機言之卽句踐卑辱以驕吳人之法聞前此滬上兵勇多爲
洋人所侮慢自閣下帶湘淮各勇到防從無受侮之事孔子曰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我苟整齊嚴肅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
無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則處處謙遜自無後患柔遠之道在
是自強之道亦在是鄂領事將請何伯帶兵赴漢一節已函告
官相思所以備之華爾來金陵助勦事亦可行惟口糧比較湘
勇多至數倍共事一方殊有不便不若姑令先攻青浦嘉定以
試炸礮之果效與否華爾守松江潘劉守浦東必可保全無虞
松岩守滬與各營既不浹洽一與大旆相離必不相安或飭令
三弟專管滬中營務而以松岩專管松滬民事或較妥洽如尊
意以爲可則由敝處附片奏明劉仲良太史亦於此片調之仲
良雖沈毅目下治軍遠不如令三弟之熟也

覆李希菴中丞

卷一

六

接惠緘并鈔摺讀悉 朝廷之推心置腹閣下之樸直忠誠均
非叔季之世所有以是卜 中興之機決可操券惟聞陝西澆
回仇殺枉死至三十萬人之多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而玉恙雖
獲小愈傳聞異辭不知近日眠食若何尙服藥否脈象何如殊
深系念每念閣下質地學識無不可成之勲業無不可至之古
人惟閒或失之稍隘竊謂治身當以不藥二字爲藥治心當以
廣大二字爲藥惜相隔太遠不能朝夕晤談相與優游自在而
不覺也臨淮之事彼此雖微有不同大致相類敝處前覆恭邸
一緘因多帥西去尊恙未痊會論及午帥不宜遽爾去位證以

尊處二十七日之疏想臨淮必有溫諭慰留厚養奏請大興南渡會勦金陵不知曾緘商尊處否貴部方以全力經營苗捻正在陰陽交爭應接不暇之際卽分守廬州尙覺無兵可撥安能率大隊以攻南岸國藩復函詳告厚菴但恐渠疏已先發耳金陵各營日內平安惟張勝祿遽逝殞一良將深可憫惜

覆李少荃中丞

一松江泖澱各湖汊河處處可通尊意欲用水師從該處駛入江浙腹地愈多愈妙愈小愈靈自當設法籌辦惟船身究應長若干丈寬若干丈較之昌岐現帶之舢板制度應如何更改上海有木料可爲船材否設廠釘造尙不甚難否所謂槍船者果

可爲戰船否祈一一查明迅速示復敝處本派李朝斌統太湖水師定於馬當吳城市汊長沙四處釘船將興辦矣茲擬改由上海進兵不由東壩進兵應將船式小變暫行停辦聽候尊信一曾秉忠旣奮勇無嗜好自當畱於松滬幫同防勦官紳之言亦有不宣盡信者惟擾民太甚則必應大加懲創淮湘主兵旣強渠部亦易懾服但須犯事後乃辦不可無端而立威耳一派兵交洋人訓練斷不可多愈少愈好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行蠻貊句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不可少形迹總以疏淡爲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

一甄劾六員一片甚慙人意披其枝者傷其心吳君必因不自
安恐終不免於一彈張仲遠信來歷數吳公之咎亦不滿於閣
下及鄙人實則吾二人并無袒庇之見頃覆一密信請安交仲
遠手蓋請其代查關稅之積弊而代征之鄂稅仍須展限不能
遽償閣下亦不必與仲遠生隙也

覆李希菴中丞

接留牘驚悉嫺伯母太夫人錦堂棄養哀愕極既傷閣下至
性肫篤永抱終天之痛又念尊慈新愈深慮以毀危身務祈左
右於哀號迫切之餘稍爲留神珍重家國屬望之身以慰椿庭
暮年之景但能保養支持安抵里門入盡撫棺之慟出承椿庭

之歡則貴恙必速愈全愈此鄙人所可操券以決者目下未抵里以前則全視乎左右之斟酌保護也至於奔喪日期宜俟奉到諭旨再行起程終制之事不特朝廷斷不允卽國藩亦斷難相許數月後求台端仍出治軍共維大局至假期之久暫恭候 聖裁尙可徐徐商奏閣下到籍後亦可酌定奏陳前日派陳得月省間尊恙聞其在途患病不知已到六安否先此奉唁孝履餘俟明日續布

覆歐陽定果

兩接來函知在下游諸凡清吉至以爲慰熊字營操演尙勤否不擾民否賢姪有幫辦之責宜常常勸誡各勇嚴禁騷擾保全

令名至要至要賢姪亦宜立志學作好人第一貴勤勞公事則
早作夜思私事則看書習字第二貴謙恭貌恭則不招人之侮
心虛則可受人之益第三貴信實莫說半句荒唐之言莫做半
點架空之事修此三者雖走遍天下處處順遂矣

覆沈中丞

被泉來此備述起居多福選將練兵夙夜匪懈至爲佩慰應行
覆商之件條列如左

一裹下河辦米運費不貲抵津後聞雜費亦鉅吾輩量力措辦
自當以米價與各款併計少荃明歲不能不辦海運江西之米
附蘇米以行合吾三人之力辦此創行之舉其天津零費不審

可少減否

一南豐等縣團捐請獎之案弟久思之不得妥善辦法將姓名榜示通衢以無人稟揭挑剔爲主自可稍彰公道然亦恐其雷同附和併爲一談鄙意弟與閣下暨黼堂皆久在江西各縣團練出錢之多少功效之大小亦差有耳目聞見如宜黃報捐數二十五萬有奇與吾輩聞見全不符合雖供證僉同亦宜駁之各縣來報捐數者報團助者皆可以吾輩平日之聞見心中之尺寸駁之皖北宿松縣頃以團捐請獎廣額弟以去年失守無功批駁矣 國家定例督撫以司詳爲憑司道以縣稟爲憑州縣以紳民公呈爲憑如漢學考據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人

弟則素性武斷擬仿理學陸王之家惟恐其說之不出於已聞
下榜示之法善矣欲更請參用鄙人之法可否

一江西須另練一軍弟久有此意深以江西腹地空虛爲慮來
示欲練額兵爲一軍此策最善歲約十萬金不過費養勇千五
百人之口糧耳何足介意陳鎮精明而多疾病萬鎮耐勞而少
條理各有所短然均未染習氣可以集事惟既經離汛歸各轅
操練即可留轅長操與長征之兵無異又欲整營規須令其住
帳棚紫蠟挖濠若近賊相持規模江西城外苦無紫營之地若
跑大隊及鎗礮打靶尤嫌太窄或令紫駐青雲浦或調兵三千
分紮六壘小操則調之城邊大操則閣下就往庶幾氣勢較壯

漸成勁旅

覆晏彤甫

蔡道精細安詳仰荷獎許惟紳士辦本地之事頗多窒礙李道
後泉外圍內方尤可剛柔互用如有難遽就範之處或待彼泉
到後再議亦不過閏月必到也皖吳軍營近日所苦者惟米糧
之貴疾疫甚多二事故需餉尤迫能仗大力設法先解數萬前
牙肩束無既老兄敷歷中外飽諳宦味不欲更任封圻自是見
道有德之言方今大難未平兵端環生守土之吏實難稱職萬
一垂詢及此謹當據實陳對弟以菲材謬躋高位 恩眷太
隆自顧萬分不稱顛路實在意中惟戰戰兢兢不敢自忘其醜

陋莫無詒友朋羞耳

致楊厚菴

聞閣下已於前月赴揚州鎮江察看下游形勢惜敝處函咨稍遲恐台旆不能遠赴如靖通海等處然南岸常熟江陰之賊若渡江北竄必在如皋靖江通州海門等處必不在泰興以上可想而知如閣下業已自揚鎮返旆回至老營敬求不憚勞苦再至通州海門廳境一行或乘興一至上海更妙蓋水師欲成大功必由洞庭直至海門乃爲圓滿他人看十徧尙不如閣下看一徧之了然也

覆李少荃中丞

程學啟戰守可恃似須調歸大蘇左右以固根本青浦之守與不守無關得失閣下既以鄙人不分兵不兼顧之說爲然則青浦亦在兼顧之列必有所棄而後能有所守也逆黨於松滬戰爭不休閣下斷不可離滬頃已專摺奏明矣復恭親王書大稿剛正精細佩甚佩甚與洋人交際丰裁不宜過峻宜帶渾含氣象渠之欺侮詭譎蔑視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幾分癡氣者亦善處之道也

覆左中丞

薊軍行程遲滯聞在長沙亦頗擾民浙事甚大蔣劉二人不甚能爲左右分憂殊爲焦慮到衢後似須令薊泉共紮一處朝夕

追從以閣下之身教苦口諄誠或當少變故態否則彼方矜其
負能專己自足不復虛心以求所未逮恐未足以當侍逆也滬
上司餉之人不能不謀更置惟心地正大而又嫻於夷務長於
理財者實不可得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能理財而略通夷情者
卽爲上選筠仙鶴汀同來此間卽日赴滬不知少荃如何位置
希菴於初九日具疏陳請 批旨如不蒙 俞允尙當再疏續
陳拜表卽行論 聖恩則不能無負論孝道與病勢則當爲仁
人君子所共亮何桂清事京師似分門戶諫官主決祁萬諸公
主緩 諭旨報從緩議今歲停句之年明歲必可及寬政矣

覆晏彤甫

接八月初五日惠書并密函一件知前案已於七月二十八日復奏雖未盡情摭寫而真氣滿幅亦自一語千鈞閣下與椒生前輩皆敦厚和平斷非妄攻摘人短者合觀兩公之言則粵事概可想見弟忝竊高位又竊虛名亦不欲率有譏彈惟是非所在則未肯涉於姘嬰摩挻之習此事本係敝處切膚之痛重勞台駕遠出經營任勞任怨殊抱不安咸豐九年郭筠仙在山東興辦海口釐務地方官吏阻撓不便昌言尼之則暗嗾奸民惡痞打其局卡閣下以星使督辦數省之餉固萬萬不必慮此然撓法者之伎倆大抵借奸民以生風鼓浪望閣下諄囑總局及分卡各委員小心和氣多通殷勤不張氣焰則宜民宜人波浪

不興矣

覆李少荃中丞

韓正國銳志自立方冀其多統數營漸立聲績不料遽爾淪沒
寶可憫惜二月以來張勝祿沒於金陵張運桂逝於太平皆於
軍務甚有關係威林密吧吡二船卽日當札華爾副將經營聽
候督撫調遣華爾旣爲外國所推重又爲吳楊所倚恃自當半
寵使爲我有惟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貴求人馭將之道
最貴推誠不貴權術我湘淮各軍若果紀律嚴明節概凜然華
爾亦必陰相許可凡附強不附弱人與萬物之情一也中國與
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爲體以推誠爲用當可漸爲我用縱不

能傾情倒意爲我效死亦必無先親後疏之弊若無自立推誠二者爲本而徒以治術籠絡卽駕馭同里將弁且不能久況異國之人乎區區愚慮尙希參酌用之

覆左中丞

侍逆由徽甯援金陵之說近果已大露否春霆收童容海一起降賊兄前慮其難於妥善弟疏中亦言恐其另生枝節其黨朱大椒果內亂自相殘殺童容海僅帶萬餘人奪門而出仍投鮑處帶三千人效力贖愆不知此後事局遂大定否弟有一奏片一咨一批均咨達冰案目下楊七麻及古賴劉藍等逆屬集廣德建平一帶侍逆又將假道甯廣羣凶匯萃可慮之至而皖南

多病更甚於浙姚秋浦觀察一病長逝倉卒竟乏替人今歲春
夏之交氣象甚好五月以後意思常覺鬱鬱各營得力將弁時
聞凶耗死喪之威不寒而慄德薄位尊天降大戾只增愧懼耳
處自冬春苦戰屢捷共擬能事可迴天地近亦爲病所苦而蔣
劉兩軍又不盡愜人意想公意緒或與鄙人同也晏彤甫報解
七萬不知何日可到鮑軍及金陵朱唐各軍欠餉多者十一箇
月極少者亦八箇月得此稍慰飢渴聞園中徐樹人雅慕楚軍
稱道不絕其於尊處頗有意否能通殷勤於彼借以索聞海關
月餉否希菴初九日一疏陳情二十六日奉到 寄諭准假百
日唐義渠暫署皖撫待唐到任乃許希行待希假滿乃許袁歸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朝廷處分秩然惟袁病太重恐難支耳

覆官中堂

皖南諸軍爲病所苦死喪之威令人不寒而慄弟自度涼德薄才不足以挽回厄運奏請 簡派親信大臣來南會辦片稿咨達冰案春霆凱章若久不愈皖南實岌岌可危萬不得已請調吳廷華兩營來皖協防渠籍隸皖南添招本地勁卒兼集近縣團練尙可一呼而聚目前補救舍此別無良法而鄂中少此干人尙不至遽有所損尙冀俯允飭吳丞迅速拔營星夜來皖不勝感禱南岸兵力既不可靠則北岸亦處處宜防石清吉十營本有萬不可動之勢因多帥飛調藍鎮等三營入陝而閣下亦

調之西行弟不便阻畱業已照咨轉行此後畱廬七營萬望閣下無再調動至以爲懇若藍鎮等三營能畱鄂皖境內不令人奏則更妙矣泥上代征楚稅奏歸敝處極感厚意然彼中積弊已深百孔千瘡竟有不能迅速廓清之勢

覆毛寄雲中丞

東征局之開以鄙人從軍於外重勞故里官紳士民殫力費財寸心久抱不安其或浮言恐沈下懷亦非至願特以人多餉絀他處無可借箸不得已而出此來示所指數君子任勞任怨維持調護久已銘諸肺腑惟是箕踞殊情或張其口圭璋特獻或刖其足尙當妥謀剡牘以酬勞勩也陳鄭二鎮承再三諄屬愛

才如命敢不仰體盛意翦拂而馳驅之參員赴鄂控案此間亦有所聞然九年冬樊鎮一案波浪掀天卒亦風平天霽帆檣無恙此次怒濤之興固當少減舵師長年正可安眠以待其自定無遽卒卒也下游各軍爲病所苦春霆凱章厚菴皆抱病頗重將士死者十而二三病者至八九敝營務處如姚秋浦甘子大皆染病不起鄙人涼德菲才不足以挽回厄運已據實奏明請簡在京親信大臣來南會辦不知果否 兪允各軍欠餉至十一箇月醫藥無資江西釐務極疲頃已專札申飭粵東釐金彤甫同年剛柔互用苦心經營卒乏成效黃萃農前輩新簡粵撫或可於敝處稍一盡力

覆郭意城

令兄筠仙親家至此屢就商出處之宜殊覺季主莫卜詹尹難
決卒以斯世滔滔出固莫知所屆處亦難以自由或本省有警
由大府咨請勸捐辦團或鄰邦不靖由言者奏請募勇赴援又
或書局已畢當路變更因謀食而設法干求因細故而百端齟
齬皆屬意中之事祝髮而仍不免喧囂何如早作下山之計一
爲酒肉之僧謀議未定而少荃自上海特放輪舟來皖迎迓遂
解維東下杜伯升從此俯首韁鎖矣因思閣下蕭然物外不受
羈絆良爲勝算然撫幕例稱腥羶之地釐局亦有黜陟之權于
奪所在恩怨歸之筠公言貧士求釐差者每向山中請阿兄關

說尊處卽鄙人遠隔二千里外亦常有湘士求關說尊處冀得
釐差或湘官冀得美缺亦以爲取決於一言然則閣下今日之
所處自視以爲大隱自世人視之則權門也令兄筠公欲急爲
閣下另謀菟裘卽鄙人亦疑智者擇地而蹈似不如此因來示
有終日防人之語聊貢一二以備參酌此閒各軍爲病所苦楊
鮑張三公皆邁疾頗重霆營如黃慶伍華瀚凱營如張運桂皆
關係全軍之興衰今年軍事稍順而疾疫繁興天意茫茫不可
推測猥以菲才忝此高位彼蒼降罰不於庸陋之身而於無辜
之眾益增惶悚

覆李少荃中丞

馮日坤卽行正法大快人心計滬上紳民與外國商賈皆將拍手誦德華爾傷亡甯波殆不可保士良甫放斯缺卽邁大變吾平日好言運氣二字良有以耳魏直齋現駐馬金昏口係皖浙江西三界要區斷難移動卽使可撥亦豈能救甯波千里之急大約洋人器械雖精若非合各國之力積累年之憤亦不能所向克捷觀英法青嘉之退華爾慈溪之挫實亦不甚足畏吾輩當細心察看師其所長而伺其所短不說大話不疏禮節彼若講信修睦吾不稍開邊釁彼若棄好敗盟吾亦有以禦之紅丹船四十號勞帥又奏令來江颶風打壞以後尤不可用應請閣下會列鄙人與都帥銜仍行截之回粵厚菴現在抱病不能遽

赴下游俟太湖水師辦成仍令李朝斌專管松滬泖澱黃翼升
專管淮揚襄下河庶幾責有專屬厚菴不必東下且金陵未克
以前上游處處可慮厚菴仍宜駐九洲以上未可遽東也忠
賊率數十萬眾上援金陵力禦鮑軍自是意中之事鮑張已病
其軍幾無人不病何以禦此強寇天意茫茫未知何所究極鄙
人憂灼之狀具詳十二日奏片中另達冰案

致左中丞

久不接惠書聞雄師大獲勝仗前此尊處探得侍逆將由徽甯
進援金陵但須與貴部決一大戰再行起程此次業經一決計
徽甯之警即在目前金陵之急亦自不遠舍弟與鮑張各軍病

者過多不復成隊何以禦之侍逆所部悍賊究竟若干人所長安在所短安在閣下與之周旋最久近日伎倆較之去年三月在樂平之役進乎退乎敬求詳示近日賊情東壩股匪擾及慈溪鎮一帶金寶圩岌岌可慮日呼鮑軍往援士卒病莫能興無以應之該處有失則蕪湖至甯國之糧路中斷亦大局之憂也春霆仍在蕪湖養病厚菴凱章病皆未痊金陵將士之病洎未少息忠逆由蘇州率大股來援據馮子材報已至丹陽舍弟以營中病多戰守俱無把握請預調他軍援助何處更得此生力大軍也次青又爲言者所劾朝廷命公查核又命敝處覆奏而無會查之文是否會銜覆陳抑應各爲一疏應否從輕辦理

均候裁示

覆吳竹如

接奉五月惠書裁復稍稽至爲歉仄仰荷箴誨拳拳以古人道誼相切劘感戢曷旣國藩秉質粗疏晰理未精忝竊高位兼攘虛名責任之重屬望之眾蓋實出於意計之外亦自日處危機之中雖積功如山莫可報稱故不復課程功之多寡但課每日之勤惰卽訓迪僚屬亦但以勤廉二字相勸不更高論要道至方寸檢點則惟是急功近利竊窺鄉原鄙夫數大端以免此爲至幸大抵皆是人欲之私更無所謂天理之公每日諸務謂集酬接紛紜身未及檢事未及畢舊書未及溫習而光陰忽忽已

過刻漏又盡矣來示又以安危得失取決片言雖不至如此之甚然亦嘗蒙天語垂詢令其汲引善類釐察賢奸自以見聞極陋好惡或淆多以無員可薦據實覆陳蓋既自度無知人之明而又疑封疆將帥由外疏薦一時之裨益甚少方來之流弊孔長也然鄙人之辜負清問無補時艱卽此已可見其大凡矣方存之謂敝幕人才頗盛此乃過情之譽珂鄉賢達如楊璣菴陳虎臣昆季洪琴西沈介夫皆處以清要之職知其久遊德門廉正耐勞漸染有素故敝處禮而用之百不失一存之朗仙計不久亦來此聞此外尙有賢才可以相助爲理否幸傾夾袋之儲無吝百朋之錫至禱至禱

覆左中丞

侍逆援金陵之耗近日已得確報否薌泉既克壽昌聲威頗壯賊急欲自固嚴州門戶或者不暇竄吳亦未可知果爾則閣下派薌軍規復北路嚴壽一帶正所以伐賊之謀乃大有造於皖吳諸軍也如侍逆入吳之志尙未遽死則請飭薌泉於攻克瀘安後逕薄嚴州賊欲保杭斷不能不顧嚴而遽沅等軍得以將息士卒戒備以待矣春霆尙在蕪湖養病雪琴見之云兩人扶掖以行神氣尙完或無他慮東壩之賊連日擾及水陽鎮金寶圩一帶甯國之師尙由蕪湖運糧恐將中梗弟飭朱國永派人三千紮新河莊以救金寶圩不知霆營病卒尙能成隊否江西

釐務業經嚴札申飭其參劾之輕重尙無成見長江鹽務目下九洲未克票商難行輪舟拖帶民船挽運上駛強半不肖完釐大利盡被洋人占奪兩江有爲之地惜不得如胡文忠者料理一番滬上名目太多治絲而棼且待筠仙鶴汀至彼助少荃清釐一番裁革無實之名再添有濟之目也

覆官中堂

上游緊急第初不知而下游之危急則閣下亦有未盡悉者僞忠王帶大股援賊二十餘萬攻撲金陵官軍營盤連日夜偪撲極猛據報洋鎗之多賊勢之悍從未有如此股者僞王黃文金胡鼎文等股自東壩撲犯甯國鮑春霆尙在蕪湖養病朱國永

代統其眾撥六營至新河莊迎勦官軍挫敗退回甯國靈軍病者死者合計將近萬人何能禦此大敵大江南岸之危實如累卵不特江西可慮卽鄂境亦處處可慮南岸果有疏失則乘間偷渡北岸亦屬意中之事石清吉守廬之十營前此多帥調去藍鎮三營者今已不敢再畱札令仍赴鄂中矣其續調之三營則務乞閣下飛札停調廬州關係極大不特爲皖北之樞紐亦爲鄂省之屏蔽千懇千懇至吳廷華二營在鄂省不過小枝在皖南則可添招三營聯絡團練或亦保全危局之一計至於南北兩岸皖鄂兩省不久恐有非常之警則必求閣下奏調多帥全軍回駐黃州境內然後徐觀事變再行調度秦事旣責成勝

帥則多軍自以保鄂爲主其次乃援皖又其次乃援豫也

致李希菴中丞

自台旆去後鄙人惘惘如有所失近日警報迭至僞忠王率大股十餘萬攻撲金陵官軍聞凶悍實過於狗逆洋鎗洋礮極多濱江各營係舍季弟所帶營數較稀士卒又弱賊現將在該處紮壘截我糧道萬分危急黃胡李一股自東壩窺竄甯國宋國丞派六營至新河莊迎勦小挫退回甯郡春霆自蕪湖力疾回營而水師旣已退出甯國糧道已斷安能保全兩月以內久知其大有奇變無法預防將來變故已成之後尙求閣下大力挽回能保徽州固好否則亦須保全江西如咸豐十年之局亦是

支一日算一日閣下百日假期本可增而不可減然大局太壞則求左右仿胡文忠之例聞變卽出不情之請務求格外鑒原鄙人心已用爛膽已驚碎實不堪再更大患僧邸與敝處緘牘與蔣之純札件並鈔呈覽求便中寄書與之純不必與僧邸常通稟信敝處覆奏苗事一摺鈔呈當否乞示

致左中丞

昨奉達一緘請薊軍防勦甯國騰出鮑軍由采石下勦冀解金陵之圍亮達荃鑒頃得舍弟信業已苦守九晝夜幸得保全惟地方太寬病者太多賊更番進攻幷未休息且渠尙未知侍逆將自浙繼往金陵殊難支持春霆病已大愈惟勇丁病者尙多

難以出隊賊尙未猛撲郡城惟壹意阻我糧道疊據逃出脅從人供稱楊胡黃李諸逆決計上犯江西以爲就食之計金陵之圍不解江西之防不固二者皆關係極大務祈閣下迅撥鄉軍馳至徽州旌德一帶能徑至甯國與楊黃胡李相持抽出鮑軍下解金陵之圍上也卽不然能於石埭太平一帶截斷上犯江西之賊亦猶不失爲次也否則賊蹤一入饒景無論官軍得手與否而賊志斷不回竄必蔓延江西腹地矣馬融和一股今春救廬州不及由河南竄入陝西飽掠而東比又由河南竄至黃陂孝感將由皖北回援金陵皖北空虛已極各城均恐不保祈閣下爲我力籌補救之法文忠死希菴歸此間竟罕共謀大局

東書利卷十
之人每有大調度常以緘咨敬商尊處公每置之不論豈其未
足與語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覆郭筠仙

接閏月惠書敬承一切洋務不宜另設使者天下事一以常道
處之則身心俱泰事本輕而視之過重以爲非宜卓哉至論久
不見賈生今真不及矣觀唐中丞曾有信來力言特設使者之
無益於事實中多切當之語將來亦可參采入奏鄙人不敢文
過護前或請閣下代擬一稿與薛公商定俟薛公來上游而商
一次果無疑義後咎者卽騰章上達矣僞忠王之在金陵百道
環攻不知何處萃聚許多悍賊洋鎗洋礮又聞掘明地道暗地

道又起土山以俯瞰官營決積水以灌我運道自閏月二十日
至九月九日晝夜攻撲并未休息舍弟多方防禦幸保無恙然
別無大枝勁旅從外夾擊恐無解圍之望不得已調王可陞程
學啟二軍均入濠內擬自內而出決一死戰其自外夾擊者現
惟調李世忠一軍尙未知能否得力此外別無外援可調程學
啟如尙未起行務乞閣下與少荃中丞力主其事自大股賊到
舍弟卽與厚菴常通書門門盡釋前嫌此次糧路之獲保厚菴力
也

覆李少荃中丞

嘉定已克尊處局勢已振駸駸有規取太倉崑山之意忠賊亦

不無內顧之憂程學啟既紮南渡扼要之地自不宜抽動該軍以損全局舍弟亦累緘請止調程軍懼有損於尊處也白齊文之來非鄙意所願然既自尊處建議伊又欣然樂從此時斷無尼止之理惟有兩事須與約定一則舍弟困於長濠之內極不得勢常勝軍不可再入濠內或從下游之下關九洑洲進兵或從上游之采石太平府進兵庶收夾擊之效一則事機倘順收復金陵則城中貨財白軍不得大肆擄掠須一一查封以一半解京餘一半各軍勻分白軍酌多一倍亦可若不嚴禁搶掠則分財之時必且各軍互鬪此雖必無之事而亦不可不預約不可不預防者也金陵軍務自兩處地道同窸搶堵缺口後大致

已就平穩惟急切不得解圍尙深懸系忠侍對諸僞王皆萃於金陵在甯國者惟楊黃胡諸酋春霆或足制之李朝斌歸必由上游派二營守浦口騰出賴陳赴滬竹莊現守蕪湖暫不能赴甯波其軍素非勁旅去亦不甚得力已由左帥奏派秦如虎一軍由台州赴甯波當可速到尊處畱皖之火藥敝處截畱借用容再歸還

覆黃南坡

接九月惠書荷蒙垂注舍九弟一軍憂謀迫切無微不至至以爲感金陵危險之症在閏月二十一二日僞忠王初到之時盡夜圍撲糧路幾絕其次則九月初三四日僞侍王初到之時賊

之攻撲太猛官軍勞傷過甚岌岌有不可支之勢逮初五日出濠破賊十三壘十二日地道轟裂斃賊數千自是賊勢漸衰軍心日壯現尙有三處地道未窺然已另開內濠內牆敝處派去之王可陞千五百人都將軍撥來之楊心純等千八百人皆作游兵未分汛地計堅守已月有五日大致可期平穩舍弟所受洋鎗子傷子出處雖未全愈入處業已結痂請釋廬系米糧已承買運八千餘石此後不必續辦此閒亦飭懷甯宿松無爲等屬征收米石以抵正賦如冬閒所收無幾臘月再當奉商於湖南設法也票鹽亦係完釐但不逢卡抽收行楚岸者皖抽十文半楚抽九文半行西岸者皖抽十二文西抽八文均不准在皖

境售賣撻因小販零釐爲數雖多而但能運皖不能行遠欲借
票販之力稍收回西楚之引地也是否有當尙希裁示玉班之
千人劉副將之千人貴局咨募之千二百人刻想均已成行但
願逆風稍息早抵金陵舍弟可率本軍出濠猛擊則大幸也

覆李少荃中丞

接九月兩次惠緘知廿二日之戰擒斬逾萬無堅不摧五月九
月兩次皆當極危之候賢帥親臨督戰奏此奇捷化險爲夷偉
哉君侯足爲吾黨生色鄙人從軍十載未嘗臨陣手殲一賊讀
來書爲之大愧已而大快遙對江天浮一大白也程將爲松滬
必不可少之人此閒久已停調張樹聲等五營亦飛札催其速

由蕪湖赴滬矣白齊文軍果於何日成行前此約法二條祈於便中預訂之承惠協銀四萬又船捐一萬上海竭蹶如此此後更無奢望軍事日來漸就平穩水師三次奪賊礮船近百號蕪湖金柱關防務穩固可無渡江北竄之慮金陵守局已有七分可靠甯國亦有六分可靠但不知何日始能解圍卻敵又賊多糧少斷無全退之理恐終不免冒險四竄內犯江西茲足憂耳

覆左中丞

金陵自初五日出濠一戰毀賊多壘賊已退竄一半其餘是否退淨已否解圍尙未接舍弟確信而甯國軍事近日危險殊甚春霆九月二十一日進攻高嶺之賊十月初八日進攻西河鎮

之賊皆以攻堅無利而收隊時又爲賊所乘損折甚多目下水
路糧道已斷陸運又無夫可雇觀其主意之慌亂布置之散漫
人心之離怨殆難久支鮑軍若有挫失則凱章之在郡城與春
閒湖州之困無異將來終不能不求薌軍一爲救援蓋甯郡若
果不保不特皖浙之全局決裂而凱軍亦將全數覆沒尤可駭
痛目下環甯郡之旌德涇縣南陵皆有防兵固守救援尙易爲
力尊處兵力并不甚厚鈴峯援徽薌軍援甯則浙境僅存閣下
本部是否足募分布弟雖籲援甚切然未敢顧此而失彼統俟
盡籌酌核來示日以怫鬱鄙人則情懷太惡皖南十餘州縣幾
無堅城可恃兵愈多而愈不中用沈幼丹中丞與敝處大相齟

齟將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開罪之由以中才而當末流之
世處權勢之地固宜叢尤悔而不自知乎

覆官中堂

漢口定於冬月十二日開關以後稅課當可稍旺鹽務數案洋
人與奸商偷越尊處辦理最爲妥善江西失之過柔敝處亦尙
未辦有條理蓋洋船拖帶一節行之已久總理衙門欲一概禁
絕本係正辦無如九洑洲未克大江固爲賊所阻而李世忠新
開河一卡商賈亦視爲畏途情願以重資雇洋船拖帶雖以嚴
刑禁之亦不能止而尊處所辦票鹽行楚一案敝處所辦票鹽
行西等案暗中已准洋船拖帶特未昌言說破耳喬運司詳請

祇許票商公雇輪船數號拖帶官鹽不准小販奸商私雇洋船
弟雖經批准而至今未咨總理衙門與尊處究竟此事宜一概
禁絕乎抑宜掩耳盜鈴聽其拖帶而佯爲不知乎敬求卓裁詳
示庶以後辦理不至彼此兩歧外國輪船到時弟與閣下派將
弁兵勇上船學習駕駛此事實不易辦容與楊彭熟商後再行
奉商復奏京營及外省學習洋人兵法現在上海業已行之洋
人不講隊伍專講利器似難制勝也

覆左中丞

接奉惠書論金陵兵不可退一節曲中事理目下舍弟後濠之
外賊雖全去名爲重圍已解而稍遠如秣陵關六郎山板橋等

處尙復多築堅壘層層布置若非大支勁旅竟有不能遽退之勢舍弟之意必俟新招勇夫到後補足缺額重加整頓能出濠與之苦戰再議或退或留之策今則除株守外無能爲也鮑軍糧路水運久斷弟派人去繁昌南陵辦理陸運聞鮑營軍米不足十日弁勇有逃散者實堪憂歎若閣下能撥蔣軍由徽救甯或能保全郡城保全凱軍至盼至幸以尊處兵力之薄又撥王鈐峯早來援助本不忍再行籲救然甯國爲皖浙蘇三省共爭之地而附郡之涇旌南陵三縣現尙皆爲我有猶有可救之理過是則不堪設想矣金陵之賊分股由九洑洲北竄李世忠軍甚不可恃江北和含無廬千里空虛尤爲莫大之患弟數年在

外憂憤無如近時文忠不作希韞
歸去孤懷鬱鬱公將何以教
我

覆沈中丞

國藩近日憂灼益不可狀金陵雖倖解圍而賊匪尙於秣陵關
大郎山等處多築堅壘層層布置後路仍未肅清與金柱關猶
隔絕不通舍季弟抱病甚重弁勇病者至今未息春霆糧路水
運久梗弟派人趕辦陸運本不足以贍大軍近日靈雨連綿尤
多不便弁勇紛紛逃散均非佳徵朱雲崖守旌德米糧亦不足
二十日金陵之賊又分股北竄九洲洲浦口十分喫重李世忠
本不足恃江北如和含巢無上至舒桐潛太空虛數百里一經

闢入不堪設想此數者叢集一時鄙人實已智盡能索莫知所
屆幸餉項來數較王爲今年所未有差強人意若能如此月之
入款卽全停江西漕折猶可支持特恐不可爲常且待萬過不
去之時再行緘商尊處通融辦理韓進春業已成軍到省否其
營官十人必須經閣下親自審定不宜全憑渠爲取舍李迪菴
兄弟之選營官專取簡默樸實臨陣不慌弟不能於臨陣觀人
而取簡默樸實略仿李氏之意閣下素精藻鑑或可參酌用之

覆官中堂

長江皖境新開三口之事蓋慮周密爲敝處代謀萬全感激何
可言喻鄙人於洋務關稅等事向未諳究利弊得失均未洞晰

又拙於言辭不克以片語剖決前接總理衙門函咨皆就所知者略爲陳覆稅司呈文亦曾備劄覆之茲將三件鈔達冰案是否錯誤務求切實指示安慶並非泊船馬頭生意冷淡六安茶亦不由此出江儘可以實告之不必添此新口大通生意較盛徽池之茶由此出江又爲淮鹽暢銷之所若立一新口於洋商自有大益於敝處釐務則有大損蕪湖目下生意亦極寂寥辭星使言金陵本約有一口若添蕪湖則裁金陵畱金陵則不添蕪湖俟查明舊約再行酌議其安慶大通二口能借閣下之力全停極妙若萬不能則祇許大通一口該處釐金每月四萬餘串實敝軍養命之源新口旣開之後一切仍照常抽釐俾將士

言本卷一
沽此微利不致飢潰俟軍務稍鬆再將應停之釐停止蓋弟舍
此別無籌餉之路也